

我们为什么阅读（4）：我关掉了自己的书店，继续建立书与人之间的连结

如今，书籍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，困难的反而是读什么、怎么读，以及读后的交流。



插画：Rosa Lee

特约撰稿人 王摇 发自上海 | 2022-05-07

疫情带来的失序仍在剧烈且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。封闭成为常态，权力的边界愈加模糊。以防疫为名、以爱国为名，反思、质疑甚至讨论的空间被进一步摧毁。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自我的主体性、守护思考的自由？

阅读，修筑了最后一道闸门。端传媒和六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阅读者聊了聊阅读这件事。他们是翻译者、检修工人、大学教授、诗人、童书编辑和独立书店的店长。通过阅读，他们感受真实、认识社会、寻找自我，抵达一个远比脚下丰富、开放和广阔的世界。

在那个世界中，阅读就是生活本身。它关乎人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安顿自身，关乎个体在潮流面前的自醒和坚守，关乎自由的思想如何作为一种应对时代的方式，赋予他们超越现实的力量。

每个周六，我们将与你分享一个阅读者的故事。今天是系列的第四篇，一间独立书店的店长分享了她眼中的“最好的阅读”。在下周六的第五篇里，一个诗人说，他“想在一些诗人身上找到对付晚年、对付死亡的方法或安慰。”

茫茫书海中，身体或被困居一隅，精神的远足却可翻山越海。愿他们的故事，也带给你力量。

点击阅读：

[我们为什么阅读（1）：如果这代人是自我的，那自我之上，还有什么价值？](#)

[我们为什么阅读（2）：打工者身份是我的锚点，阅读让我更新对自身群体的理解](#)

[我们为什么阅读（3）：我想了解，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和驱动力](#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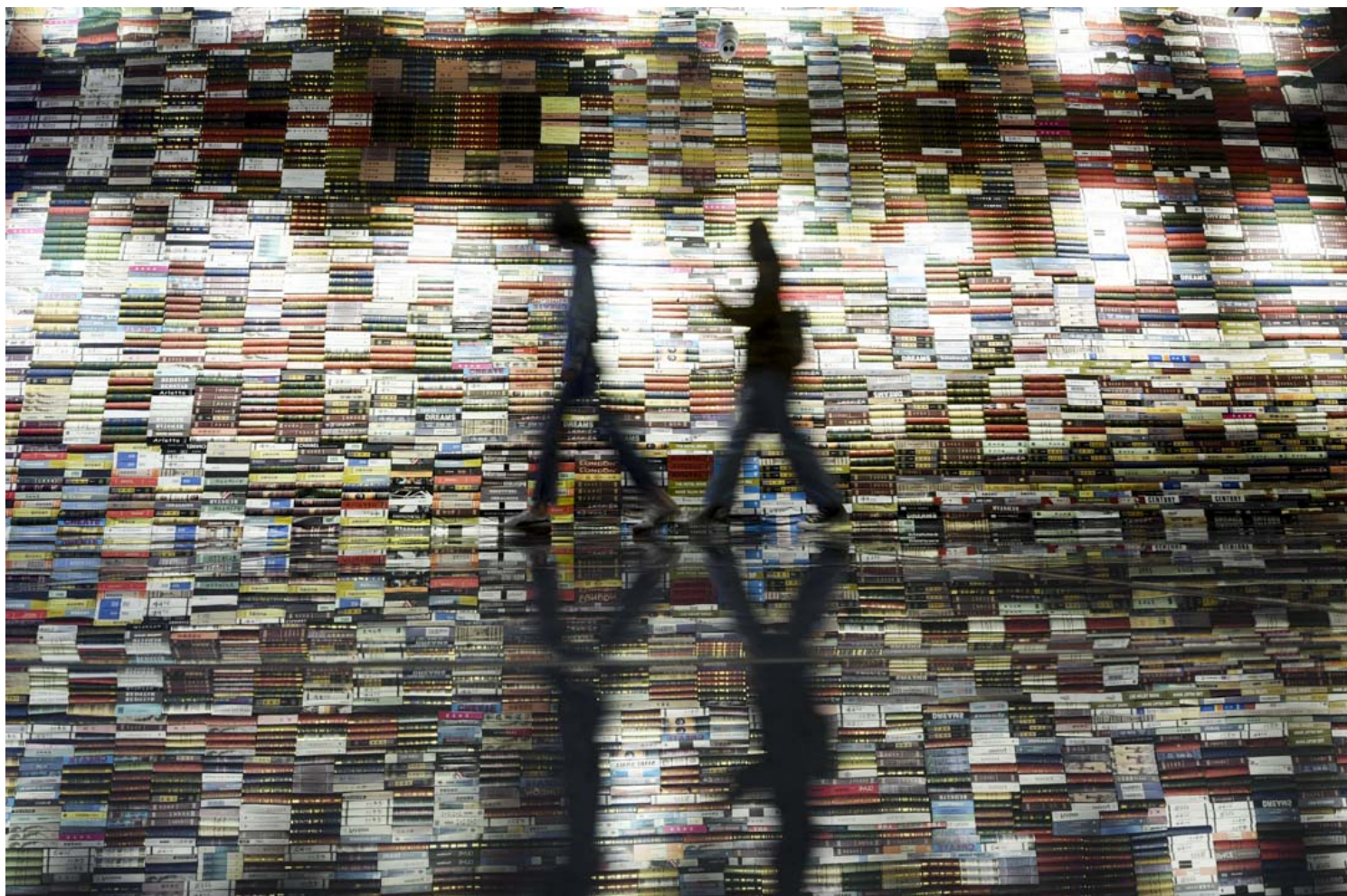
八月，原参差书店店长（34岁）

去年，我读了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的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。小说的主人公英特希赫·贝乌格特是一位在废纸回收站的打包工，十几年如一日地，他用压缩机将废纸打包、再运走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他深入了无数被送来当废纸处理的珍贵图书的心脏，再将它们从废纸堆中挑捡出来，转手给需要它们的人。贝乌格特让我想到我自己，我为大家寻找好书，再将它们传递到适合的读者，这和自己阅读是一样的喜悦。

2018年，我决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豆瓣书店当了一年半的店员，看到了非常多对书怀有热情的读者。那时候，经常有人会扛一箱书，或是大包小包地买书走。离开书店后，我来到一家民营出版公司，做图书编辑，身边的同事、朋友，也都是非常爱书的一群人。

书店对我来说，一直是获取阅读资源必不可少的途径。不管是我在朋友圈，还是在豆瓣看到的信息，其实都已经经过了双方的一轮互相筛选。但去到书店，我才有机会跳脱出自身所在的圈层，不管是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，还在已经不在市场上流通的书，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东西，能让我突破自己的可能性。



2019年10月10日，杭州的一家新书店。摄：LONG WEI/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尽管是逆着潮流做这么一件事，但当时的我还挺有信心的。如果不成功，那就继续找工作，我觉得也没什么。

最开始时，我想做成一个像上海犀牛书店那样的书店，以收藏性的旧书为主，同时做一些二手书，解决大家旧书的去向。书店的选址也有过一番考虑。之前去东京、伦敦时，都会看到一整条街道上，连着好多家书店。我想，如果要在北京营造这样一种书店街的氛围，五道口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参差书店还没有入驻前，那里已经有九家其他书店了。

但书店一开头，就没有想像中那么顺利。

二手书的货源非常不稳定，如果不把盘子做大，很难持续。书沉，回收的运费贵，无论我付还是读者付，

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意识到这条路行不通后，我也不断根据市场的反馈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整。比如，中间一度想到，可以像豆瓣书店那样，选一些库存书来卖。在这些出版社已经不再主要流通的书当中，其实有很多值得一读的东西。

因为要选书，我有时会去河北，或是非常远的一些库房。里头非常非常大，常常一天下来，我只选了一半。但能见到的书的品类变得更多了，眼睛会变得越来越大。

我确实其中发现过不少被埋没了很久的好书。有一本书叫《卡夫卡和少女》，最早是200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，后来被出版品牌“一页”再版。我从积压的书里找到了这本十几年前的老书，觉得很感兴趣，就将它采购了回来，最后卖了不少。

卖书之外，我也将书店视为一个分享和交流的空间。2019年，店里还做过书籍分享会，像《82年的金智英》，还有柏拉图的会饮篇。我也组织过一场共读会，读的是陈嘉映的《何为美好生活》。那次来了十几个人，一开始的理想状态其实希望人更少，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。

疫情后，书店闭店了三个月。再之后，管理变得更加严格，所有活动都要报备，刚刚起步不久的分享和共读会，就都中断了。

能够与当下的自己契合的书，就是最好的阅读。

但说实话，不管是疫情前后，来到实体书店的人一直非常少。尤其是前两年，我有统计过，我的大量收入都来自线上的读者。我想，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我还要承担那么高额的房租呢？于是去年，我就将重点转向了线上，把线下书店搬到了回龙观。

我最后想的一种“拯救书店”的方式，就是做一个“与读者一起成长”的书店：我读的书会影响他们，而他们的阅读口味会反过来影响我。在选书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可能已经想好了，我的某个读者会对这本书感兴趣，或者是把谁当成一个潜在的读者。





2020年5月6日，北京一间书店举行的时装秀。摄：cnsphoto via Reuters/达志影像

去年，店里卖的最好的是杨本芬的《秋园》和《浮木》。它们也是位于我阅读清单上的两本书。在《秋园》中，80岁的女儿用非常平实的语言写了自己和妈妈的一生，有个人在动荡时代身不由己的荒诞，也有作为女人的身份被迫承受的双重苦难史。而我，仿佛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姥姥和妈妈。

我一直觉得，能够与当下的自己契合的书，就是最好的阅读。我也遇到过一些“踩坑”的书，读几页就放下了，有些囫圇吞枣，硬着头皮读完却不知所云，还有些道理我早就听过了，索性换个作者对话。

源于对自我身份的困惑，过去一年，我读了很多女性主义的书籍。最终，因为收集了太多，我还在店里专门开辟了一个女性主义书架。

《住在亲情里的疫情》是我去年夏天最好的收获。这是艺术家、写作者静远发起的项目“写母亲”的第五季。这一季中，四位家政女工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和思考，她们共同的身份，都是“母亲”。在书的最后，还附了其中两位母亲的孩子写的回信。

它最初是随着预订的其他书一起寄到书店的试读样书。读完后，我特别喜欢，甚至开始动笔梳理自己与母亲、与家庭的关系，于是马上采购了几册。第一批上架没多久，还没来得及好好推荐，就全部被订购一空，我又接着去补货。对于我们书店来说，一本书能卖出十来本，就算很好了。

《素食者》是另一本给我强烈冲击的女性主义小说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以一种充满文学性的方式，讲述了一位女性的生活与反抗——为了逃避来自丈夫、家庭、社会和人群的暴力，她决定变成一棵树。看完这本书后，我想了很多，书里的故事不仅仅关于女性，更关乎人类，关乎我们每一个人。在不同情况下，我们都可能变身成为一位强者，伤害到相对弱勢的群体。

在书店空间里，我也会通过陈列、展示和推荐，将自己的这些阅读旨趣传递出来。

店里有一个书架，写着店主自读书及读者留书，上面的书都是非卖品，是我自己留着读，或正在读的。以前，书店门口还会摆放一块小黑板，写上每个月的销量排名。但搬到回龙观后，因为那是一个正规的底商，外面不给放任何东西，放黑板、放鲜花，最后都被弄走了。墙上也不给贴任何东西，只能贴他们的宣传语。

有一次，我在旧书市场淘到了一批1950年代的引进书，有一些小说，还有一些剧本，像《暴风雨》、《为了和平》、《真理》，还有高尔基的书，等等。书的封面都很好看，我就受此启发，在店里为它们做了一场小型的旧书展。

对，就是那句，“为了人与书的相遇”。

我与书店缘分的开启，其实很偶然。临近毕业时，我一心想找一份图书馆的工作。面试了几家后，发现这一岗位的要求非常高，便转而进入了书店行业。

自那以后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书店的想法，才在心里扎下了根。独立书店对我最大的吸引力，在于店主的选书能够不受市场、热点和大数据的影响，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喜好，自己的口味。而当有很多这样的独立书店能供你选择时，人们的阅读选择，无疑会变得更加丰富。

简单一点来说，我开书店，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读书比不读书要好，也不是为了显摆自己读了多少书，懂多少东西，而是为了把好书经由我传递给大家。对，就是那句，“为了人与书的相遇”。

这一过程中，我也有幸遇到过不少有意思、对我有所启发的读者，他们后来大多被写在了公众号“书店日记”里。





2009年3月25日，男子在北京一间书店看书。摄：David Gray/Reuters/达志影像

去年的一天，快闭店时，一位经常给我送快递的中通快递员进来，让我给他推荐关于朝鲜战争的书。我说没有，但有类似的关于战争的书。我给他推荐了《国家记忆》《没有回家的士兵》《长沙会战》，但他都不太感兴趣。最后，他是真的认认真真的在店里看了很久，自己选中了一本《大唐狄公案》。结账时，我问他会有空看书吗，他回答说，没有也要挤出一点时间来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将这位快递员当作书店的目标读者。但在那天，他成为了书店唯一的读者。

搬到回龙观后，租金是下去了，但书店的运转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。电商冲击下，线下书店面临的根本困境，是在价格上没有任何的竞争力。书店用五六折，甚至七折的价格进货，再按八九折卖出，而其他渠道是四五折，消费者买一本无差别的标准化的商品，凭什么要花费更多的钱，从书店买呢？

虽然也有一些读者和我说，他们希望在我这里接受信息，因为看到我的信息，他们才知道的这本书，所以愿意花高出一倍的价格，来我这里买书。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，他们不足以支撑书店活下去。

2021年11月，在作为我的精神外延存在了三年后，我做了关闭书店的决定。

是有一点可惜，但没有遗憾，因为我真的尽力了。既然我的个人能力，以及客观条件都不足以让书店在完成人与书的相遇的同时，创造出足够它运转的商业价值，那也没有必要再苟延残喘了。

闭店后，我新发起了一个线上的“参差书会伴读计划”。

如今，书籍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，困难的反而是读什么、怎么读，以及读后的交流。这个计划有点像一

个阅读的副产品，本质还是一种关于阅读的传播和分享。我会选取一些既有深度又适合大众阅读的桥梁书，做社群伴读。选的第一本书，是上野千鹤子的《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》。

当书店店主的三年，让我对阅读这件事，也有了一些与之前不一样的理解。

现在，我觉得知识的传播和分享，不必非要局限在书店这个空间。一个人无论通过什么渠道，最后喜欢上了阅读，从中收获了一些东西，都是一件好的事情。

我会一直读书，也始终相信阅读对于每个个体的价值。那么，就算选择离开书店行业，我也可以换一种方式，继续做书与人之间的连结。

你从阅读里获得了哪些力量？欢迎来信或在留言区分享。